

基于语料库的泰国汉语学习者“把”字句 习得研究

林才均¹

摘要：

基于皇太后大学汉学院二年级学生约70万字的作文语料，我们对初级阶段泰国汉语学习者“把”字句的使用情况与习得顺序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结果发现，此阶段之汉语学习者动补式“把”字句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动宾式“把”字句，没有出现致使式“把”字句的用例。他们在习得“把”字句时主要存在四类偏误，其偏误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遗漏、混淆、冗余、错序类偏误。文章最后探讨了此阶段学习者“把”字句的习得顺序，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分级建议。

关键词：泰国学生；“把”字句；偏误类型；习得顺序

¹ 硕士，讲师，皇太后大学汉学院，caijun.lin@mfu.ac.th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Acquisition of “Ba” Construction by Thai Learners

*Lin Cajjun*²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compositions corpus (about 700,000 characters) from School of Sinology at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use and acquisition orders of “Ba” construction by Thai primary level learners. We find that the sub-constructions of “Ba” structures' frequency of use is highest, the secondary is the “verb-objects”, and no “causative meaning” “Ba” structures appears.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errors; the order of occurring error from the most to the least is as follows: omission, substitution, addition error, sequential error. Finally we explore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Ba” constructions by Thai learners,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electing and sequencing the constructions are given.

Key words: Thai learners; “Ba” constructions; types of errors; acquisition orders

² M.A., Lecture,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aijun.lin@mfu.ac.th

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จากคลังข้อมูลภาษา

Lin Caijun²

บทคัดย่อ

บทความนี้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รื่อง การ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โดยใช้ข้อมูลจากคลังบันทึกการเขียนเรียงความประมาณ 700,000 ตัวอักษร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นปีที่ 2 จากสำ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ลำดั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ของในระดับชั้นต้น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พบว่า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ที่ผู้เรียนใช้มากที่สุดคือรูปแบบกริยา-บทเสริม ลำดับสองคือรูปแบบกริยา-บทกรรม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ที่ไม่ปรากฏเลยคือรูปแบบที่แสดง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กิดผลบางอย่างขึ้น ความผิดพลาด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มี 4 ประเภท โดยเรียงลำดับจากมากไปน้อยคือ การตกลง การใช้ผิด การใช้เกิน และการลำดับผิด บทความนี้ยังได้วิเคราะห์ลำดั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ของ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ในระดับชั้นต้น และเสนอแนะ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สอนที่เหมาะสม

คำสำคัญ: ผู้เรียนชาวไทย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Ba” ประเภทความผิดพลาด ลำดั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³ ปริณญาโทอาจารย์สำ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caijun.lin@mfu.ac.th

一、引言

“把”字句是汉语特有的句式，一直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一个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吕必松,1992;李大忠,1996等)，同时还是中外汉语教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目前学者们对“把”字句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体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据我们检索，从1954年至今，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里收录的篇名包含“‘把’字句”的论文高达774篇之多。这还不包括以其他名称命名来研究“把”字句的文献。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把”字句的教学与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前人在“把”字句分国别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林载浩,2001;黄月圆、杨素英,2004;黄自然、肖奚强,2008,2012等)，但是专门针对泰国学生，特别是泰国本土汉语学生习得汉语“把”字句这一方面，目前仅有魏红(2006)、王翔，张小克(2011)等为数较少的研究成果。并且他们也只是在问卷调查或少量“把”字句语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泰国本土学生习得汉语“把”字句的偏误情况与偏误原因，然后提出了一些教学建议。显然，针对泰国本土汉语学生习得汉语“把”字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深广度方面都还有待改善与加强。

我们认为，如果能弄清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的规律，势必会让我们针对泰国本土学生的“把”字句教学更加有的放矢。为此，我们拟以皇太后大学为例，主要收集了该校商务汉语专业、汉语师范专业和汉语言文化专业三个专业的二年级学生的日常周记与期中期末考试作文(2596篇)共约71.1万字的作文语料，并建成自然语料库来探讨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情况，同时借助动态调查语料来作对照分析，并与汉语母语者的使用情况及其他外籍汉语学生“把”字句的习得情况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探讨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情况与习得顺序，进而为泰国学生的“把”字句教学提出教学建议。

二、语料分类与使用情况考察分析

一般认为，“把”字句句法结构的基本模式为“(N1)+把+N2+VP” (薛凤生,1987;崔希亮,1998;范晓,1998等)，而“把”字句的下位句式就是由于VP的变化引起的。有关“把”字句的下位句式，由于学者们对其语义及功能诠释的不同而至今仍是见仁见智，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吕文华(1994)、崔希亮(1995)、范晓(2001)、李英，邓小宁(2005)分别列举了18、9、10、15种“把”字句的下位句式。肖奚强、黄自然(2008)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从“把”字句的“VP”的构造出发，结合“把”字句的表义功能和汉语母语者的使用频率将“把”字句的下位句式系统地分为5大类12小类。该分类模式对前人的分类有所取舍，既具系统性又注重了各句法形式与语义内容的对应关系。同时，根据下文我们对语料的调查，本文将采用这一分类模式对所得的“把”字句的自然语料与动态调查语料进行分析与归类。“把”字句的下位句式具体分类如下：

a. 状动式

a1: N1+把+N2+状语+V

a2: N1+把+N2+一V

b. 动补式

b1: N1+把+N2+V在/到/给/向+N3

b2: N1+把+N2+V+结果补语

b3: N1+把+N2+V+趋向补语

b4: N1+把+N2+V+情态补语

b5: N1+把+N2+V+动量补语

c. 动宾式

c1: N1+把+N2+V+N3(间接宾语)

c2: N1+把+N2+V成/作/为+N3(间接宾语)

d. 动体式

d1: N1+把+N2+V(一/了)V

d2: N1+把+N2+V+了

e. 致使式: N1+把+N2(施事)+V+其他成分

(一) 自然语料中“把”字句的使用情况考察与分析

根据分析与统计,我们从共约71.1万字的自然语料中检索到10类“把”字句共650例。其中,正确用例433例,偏误用例217例。在自然语料中,我们没有发现a2类和e类“把”字句,即没有出现“N1+把+N2+一V、N1+把+N2(施事)+V+其他成分”两种“把”字句。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自然语料中“把”字句的总体分布情况表

| 合计 | a1 | b1 | b2 | b3 | b4 | b5 | c1 | c2 | d1 | d2 | 合计 |
|----------|----|-----|----|-----|----|----|----|----|----|----|-----|
| 正确 例数 | 12 | 125 | 58 | 91 | 6 | 3 | 73 | 38 | 4 | 23 | 433 |
| 偏误 例数 | 10 | 30 | 26 | 82 | 10 | 4 | 24 | 13 | 1 | 17 | 217 |
| 总例 | 22 | 155 | 84 | 173 | 16 | 7 | 97 | 51 | 5 | 40 | 650 |

从表1来看,“把”字句各下位句式在自然语料中的分布情况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泰国学生对“把”字句各下位句式的使用率差异明显,而且正误用例的比例也不一致。从下位句式来看,“把”字句的各下位句式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b3(26.62%)>b1(23.85%)>c1(14.92%)>b2(12.92%)>c2(7.85%)>d2(6.15%)>a1(3.39%)>b4(2.46%)>b5(1.08%)>d1(0.77%)。从结构类型来看,“把”字句各结构类型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动补式(66.92%)>动宾式(22.77%)>动体式(6.92%)>状动式(3.39%)。可见,泰国学生在使用“把”字句时,经常使用动补式的“把”字句,其中又以b3(N1+把+N2+V+趋向补语)和b1(N1+把+N2+V在/到/给/向+N3)为主,而很少使用状动式和动体式“把”字句,没有出现致使式“把”字句。

肖奚强等(2009)曾分别统计了中介语语料(90万字)和汉语母语者语料(90万字)中728例和1285例“把”字句的使用与分布情况,他们发现,a2、b5、d1、e这四种“把”字句的下位句式的使用频率都相当低,特别是a2和d1,而b1、b2、b3的出现频率较高,

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为了能够更直观清楚地观察泰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汉语母语者使用“把”字句的异同性，我们结合肖奚强等(2009)的统计数据与表1，绘制出了折线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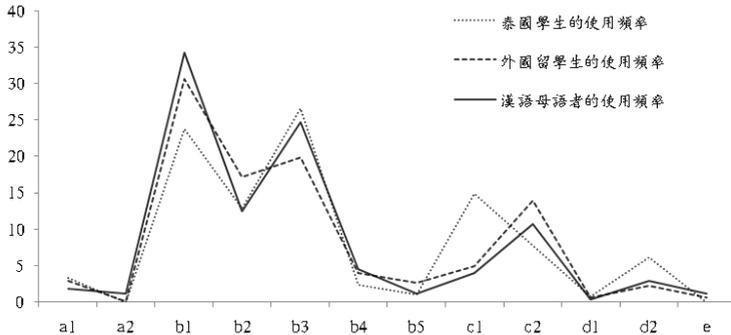


图1.泰国学生、外国留学生和汉语母语者“把”字句各下位句式的使
用频率对比图

从图1可以看出，泰国学生“把”字句各下位句式的出现频率的分布趋势与外国留学生和汉语母语者总体上基本一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致性表现在b1、b2、b3、c2 都是三者使用最多的句式，a1、b4、b5 、d1的使用均较少。但具体到某些句式(如：b1、b2、b3、c1、c2、d2)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同时，泰国学生的自然语料中没有出现a2和e类“把”字句，也没出现汉语母语者使用的“N1+把+N2+给+V+其他成分”等句式，由此可以看出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的类型不如汉语母语者使用的丰富复杂。具体来看，泰国学生在使用“把”字句时，只有 a2、b1、b4、b3、c2 、e的使用频率略低于汉语母语者，并且除b1外，其他句式使用频率的差异都不明显。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细微的差异，跟学生母语中是否有对应句式以及所选语料库的规模与范围的大小有一定关系。如：吕文华(1994)分析了53万字语料后得到的1094例“把”字句中数b2、b3 出现率最高，其次

是b1。缪小放(1991)、张伯江(2000)分别对老舍作品(66万字)1619例“把”字句和王朔作品(40.5万字)614例“把”字句统计得出, b3句式出现频率最高, 其次是b2句式。整体来看, 汉语母语者使用“把”字句的频率(0.0014)大约是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的频率(0.0009)的1.5倍, 但泰国学生却略高于外国留学生使用“把”字句的频率(0.0008)。这就告诉我们, 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时确实存在着回避(avoidance)倾向, 但并不十分明显, 并不像学界(罗青松,1999;刘颂浩,2003等)长期认为的那样——外国人对“把”字句有意识地采取了回避策略。关于这一点, 从我们在统计分析自然语料时也发现学生该用“把”而不用“把”情况较少这一结果得到了证实。另外泰国学生母语相应的表达方式也使得学生使用“把”字句的频率降低, 如b3句式, 即“N1+把+N2+V+趋向补语(请把书拿出来)”, 泰语会直接采用“N1+V+N2+趋向补语(请拿书出来)”的表达方式。其他不少“把”字句句式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这就使得泰国学生“把”字句的总体使用率间接地降低了。这与张宝林(2010)基于约400万字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并分析完3682例“把”字句后得出的“把”字句的回避问题被夸大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同时, 从图1我们也应注意到, 泰国学生c1即“N1+把+N2+V+N3(间接宾语)”的使用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许秀珠(2007)通过对“把”字句和泰语“เอา、ทำให้”的相关句式的对比分析后指出, 现代泰语中没有一个词语及句式能够完全对应于现代汉语的“把”字句。但“把”字句“处置式”中的空间位移和信息传递在语义功能上对等于“เอา”句式, 即“S+เอา+O+V+C”。也就是说, 汉语的“N1+把+N2+V+N3(间接宾语)”句式与泰语的“S+เอา+O+V+C”句式在表示空间位移和信息传递方面的语义功能及结构形式上完全一致。邓守信(2009)指出, 如果母语和目的语的结构相同, 就能让学习者自动地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 其困难度为零级。经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 在自然语料里的c1句式中的动词最主要的是“给”和“告诉”, 它们在该句式中的出现率分别为46.4%、41.2%。与

这两个动词相对译的泰语为“ให้”和“บอก”。根据朱拉隆功大学TNC(Thai National Corpus)统计出来的5000常用字字频率表，“ให้”和“บอก”分别排在第11、96位。而从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2010制定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词频频率表来看，“给”和“告诉”分别排在第76、532位。很明显，“给”和“告诉”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ให้”和“บอก”的使用频率，加之“เอา”和“ให้”的高频搭配，最终使得泰国学生的c1 即“N1+把+N2+V+N3(间接宾语)”句式的使用率明显高于外国留学生甚至是汉语母语者。同样，泰国学生b3、d2 的使用频率也略微高于汉语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这同样与泰国学生母语的表达习惯密切相关，即与b3、d2 句式对应的泰语句式在泰语中的高使用频率间接提高了泰国汉语学生b3、d2 的使用频率。

另外，由图1我们还可以发现，泰国学生b1句式，即“N1+把+N2+V在/到/给/向+N3”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汉语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自然语料中出现的b1句式绝大多数都是“N1+把+N2+V在/给+N3”结构，极少出现“N1+把+N2+V到+N3”结构，没有出现“N1+把+N2+V向+N3”结构。而“N1+把+N2+V在/给+N3”结构中的动词又以“放在、送给、交给”占绝大多数。可见，初级阶段的泰国学生在使用“把”字句的b1句式时，在结构形式与动词等选择方面都存在单一性现象。这也说明初级阶段的泰国学生在使用“把”字句时机械模仿的痕迹还较明显，其使用频率也就明显低于汉语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

最后，我们在考察自然语料时还注意到泰国学生在“把”字句各句式成分的选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单一性问题。在650条自然语料中，用在“把”字句各句式的动词一共有120个，出现次数最高的前10个动词依次为：送(61次)、放(52次)、给(45次)、告诉(40次)、扶(28次)、去(24次)、洗(20次)、做(19次)、看(18次)、拿(18次)，共325次，占50%。用在“把”字句各句式的宾语一共有150个，出现次数最高的前10个名词宾语依次为：我(78次)、事/事情(52次)、作业(30次)、她(25次)、书(24次)、他(20次)、钱(18次)、手机(17次)、它(17次)、衣服(17次)，共298次，

占45.8%。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670条动态造句语料中，并且表现得更加明显与突出。

下面，我们从正确用例和偏误用例两方面对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1. 正确用例情况

据表1可知，在650条自然语料中一共出现了433条正确用例，并且10类“把”字句都出现了正确用例。例如：

- (1) 我把书放在桌上。(b1)
- (2) 妹妹把车洗好了。(b2)
- (3) 朋友把礼物给我，我很高兴。(c1)

就正确用例数来看，b1、b3、c1的正确用例相对最多，这三个句式的正确用例占有所有正确用例的66.7%。a1、b4、b5、d1的正确用例很少，四个句式的正确用例仅占有所有正确用例的5.8%。就准确率来看，各句式的准确率差异明显。在“把”字句的各下位句式，泰国学生掌握得最好的是b1句式和d1句式，掌握得较好的是c1、c2、b2句式，掌握得一般的是a1、b3、d2句式，掌握情况最差的是b4、b5句式。按照结构类型来看，根据平均准确率得知泰国学生“把”字句掌握的情况为：动宾式(0.75) > 动体式(0.69) > 动补式(0.57) > 状动式(0.55)，即泰国学生动宾式和动体式“把”字句掌握得较好，但动补式和状动式“把”字句掌握得一般。从总体上看，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的准确率为66.62%，掌握情况一般。

2. 偏误用例情况

同样，据表1可知，在650条自然语料中一共出现了217条偏误用例，并且10类“把”字句都出现了偏误用例。我们将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的偏误分为遗漏、冗余、混淆、错序四种类型。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自然语料中“把”字句偏误类型分布情况

| | 遗漏 | 冗余 | 混淆 | 错序 |
|------|-------|-----|-------|------|
| 偏误例数 | 90 | 26 | 84 | 17 |
| 所占比例 | 41.5% | 12% | 38.7% | 7.8% |

从表2可知，四种偏误类型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遗漏(41.5%)>混淆(38.7%)>冗余(12%)>错序(7.8%)。下面我们按偏误类型对各种偏误情况进行分析。

遗漏

在所有偏误用例中，遗漏偏误所占比例最大，为41.5%，按遗漏成分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A. 遗漏趋向补语前的动词，共66例。在这66例偏误语条中，趋向补语包括了“去、来、回、回去、出去、回来、上来”，其中“去”占绝大多数。如：

- * (4) 我们去7-11把蛋糕回来吃。
- * (5) 我把手机上来给医生打电话。
- * (6) 她想把妹妹去外国看病。
- * (7) 我把她来我家。

以上四例中的“回来、上来、去、来”都是趋向动词，前两者是复合趋向动词，后两者是简单趋向动词。宋玉柱(1992:12)认为：“趋向动词虽然表示动作，是动作性动词，但是没有处置性，因此也不能构成‘把’字句”。李大忠(1996:156)指出：“我们知道，‘把’的宾语应该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对象，这是‘把’字句中最基本的语义关系。”我们再来看误例中的“把”的宾语“蛋糕、手机、妹妹、她”都是表示事物或人的名词或代词，是在动作影响下发生位移的受事对象，而“回来、上来、去、来”不可能对这些受事宾语实施动作使其发生位移。事实上，误例中能对这些受事宾语发出动作的只能是句子的主语，这些例子不对就是因为缺少了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谓语，而误把作补语的趋向动词当做谓语了。其实学生所要表达的句义需要在误例的趋向动词前依次加上“买、拿、带、接”。

B.遗漏补语，共9例，包括了遗漏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动量补语，其中以遗漏趋向补语为主。如：

- * (8) 朋友把我送医院。
- * (9) 我就把他们抱，说：“不要哭”。
- * (10) 我还把语法的练习复习。

我们知道，“把”字句的谓语动词本身不能是一个简单形式或光杆儿的形式(吕叔湘,1948;李大忠,1996等)。以上三例中，例(8)-(9)分别遗漏了趋向补语“去”和“起来”，例(10)遗漏了动量补语“一遍或一下”。

C.遗漏“了”，共7例，包括遗漏了动体式“把”字句的句尾“了”、动补式“把”字句动词后的“了”和句尾的“了”。其中以遗漏了动体式“把”字句的句尾“了”为主。如：

- * (11) 我怕他把我甩。
- * (12) 妈妈把我骂一顿。
- * (13) 昨天你把我的花瓶打破。

例(11)-(13)应在“甩、骂、打破”后加上包含结果或变化意义的“了”，来表达通过动作对“把”的宾语所表示的事物所产生的变化或结果。

D. 遗漏其他成分，共8例，包括了“把”后的宾语成分和动词后的宾语成分的遗漏。如：

- * (14) 她把本杂志给我看看。
- * (15) 他把一杯子放在桌子上。
- * (16) 我把妈妈的摩托车骑去。

例(14)中的“本杂志”应改为“杂志、一本杂志、这/那本杂志”，例(15)中的“一杯子”应改为“一个/只杯子”，例(16)中的“骑车”后应加上地点名词。

冗余

冗余类偏误共26例，占有所有偏误用例的12%。按冗余成分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把”的冗余，共3例。如：

- * (17) 我请把他们教我。

* (18) 从原来到现在他没把伤过我的心。

以上两例，只需要把“把”删除就是正确的句子。

B. “把”字句中其他成分的冗余，共23例。

* (19) 请你把它给我看看一下儿。

* (20) 我把考完试做完了。

* (21) 她把我自行车丢去了。

以上三例应该分别删除“一下儿或看”、第一个“完”、“去”就为正确的句子。

混淆

混淆类偏误共84例，占有偏误用例的38.7%。按混淆成分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与“把”有关的混淆，共13例，如：

* (22) 我把Facebook告诉他“我喜欢他”。

* (23) 因为我学习不太好，所以他常常把我功课。

* (24) 我想把朋友教我汉语。

遵照语料原意，以上三例应该分别改为“用、教、让/叫”就为正确的句子。我们认为，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是语内干扰 (intra-linguistic transfer)，即学生没有掌握“把”与“用、让”等区别。李大忠(1996)指出，“把”偶尔也多少包含虚化程度比“把”低的还有些动词性的“用”的意思，但是“把”已经高度虚化为介词，已不能表示比较具体的意义。可见，学生出现例(22)这样的偏误的直接原因就是给“把”赋予了比较具体的意义，等同于“用”来使用。同样，例(24)中“我”明显对“朋友”具有“使令”意义。在汉语中，要表达“使令”意义应该用“让、叫”等，而不是用“把”。

B. “把”字句中其他成分的混淆，共71例，包括“把”字句中动词、宾语、补语等的混淆。其中以混淆动词为主。如：

* (25) 她把我是她的女朋友

* (26) 他们把我从教室走出来。

* (27) 她把男朋友的照相给我看。

* (28) 他也把我的自行车推在修车铺。

* (29) 我把那件衣服穿完了, 怎么样?

例(25)中的“是”为关系动词, 而关系动词不表示行为动作, 不能作“把”字句的谓语(李大忠,1996; 刘月华,2001)。例(26)中的“走”为不及物动词, 是主语发出的动作行为的结果, 应放在动词后边作补语。例(27)中“照相”为一个动词, 而句中需要的是一个名词来作“把”的宾语。“在+处所”在“把”句中作补语时的语义特征为主语通过动作行为使处所中原来不具有的事物存留于该处所中。显然例(28)中要表达的语义并不是“存留”之意, 不应用“在”。李大忠(1996)指出, 在“把”子句中, 结果补语的语义是指谓语动词给“把”的宾语带来的结果或变化。它包含了两层含义。如“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包含了“我把衣服洗了”和“衣服干净了”两层意思。例(29)要表示的是“穿”这个动作给“那件衣服”带来的结果或变化, 而“完”只能表示动作的结果, 而不能表示给“把”的宾语“那件衣服”带来的结果或变化。因此按照原语料要表达的句义, 例(25)-(29)中的“是、走、照相、在、完”应分别改成“当做、赶、照片、到、上或好”。

错序

错序类偏误共17例, 占有偏误用例的7.8%。虽然只有17例, 但是错序情况多种多样, 包括动词与补语的错序、“把”的宾语(成分)与动词、补语与间接宾语的错序、“把”的宾语成分内的错序、“把”前状语的错序、“把”字句中表示可能的成分错序等。其中以“把”的宾语(成分)与动词错序为主。

* (30) 他把钱给班长借。

* (31) 今天的这件事我没把告诉大家。

* (32) 到了医院我和大家一起把她推进去急诊室。

* (33) 老师喜欢把作业太多给学生。

* (34) 我都把我的幸福给她。

* (35) 你今天把这些作业能不能做完。

以上六例, 应分别改为“他把钱借给班长、我没把今天的这件事告诉大家、到了医院我和大家一起把她推进急诊室去、老师喜欢把很多作业给学生、我把我的幸福都给她、你今天能不能把

这些作业做完。”而出现这些偏误的原因既是语际干扰的结果，也存在语内干扰的因素。

总之，在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的所有偏误类型中，遗漏类偏误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依次是混淆类偏误和冗余类偏误，错序类偏误最少。其中遗漏类型的偏误率与混淆类型偏误率较为接近且两者的偏误率都较高，而冗余类与错序类偏误远低于前两类偏误。除遗漏类偏误情况分布相对集中外，其他偏误类型之偏误情况都比较复杂多样。肖奚强等(2009)根据90万字中介语语料对不分国别的外国留学生“把”字句偏误类型及情况为：遗漏(59.5%)>误代(混淆)(32.6%)>错序(5.7%)>冗余(2.1%)。黄自然等(2012)通过调查60万字的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得到的“把”字句偏误类型及情况为：遗漏(65.1%)>冗余(15.7%)>误代(混淆)(13.2%)>错序(6.0%)。张宝林(2010)依据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约400万字)获得3682例“把”字句，其中偏误句461句，偏误类型及情况为：该用“把”字句而没用(35.79%)>不该用“把”字句而用(34.92%)>该用也用了“把”时出现的偏误(29.28%)。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与其他外国学生在习得“把”字句时各偏误类型的分布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泰国学生遗漏偏误所占比例明显低于而混淆偏误所占比例又略微高于其他外国学生。但相似性表现为：遗漏偏误所占比例最大且明显高于其他偏误类型、错序偏误和冗余偏误所占比例都不高或较低。再从总体偏误率来看，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的总体偏误率为33.38%，而张宝林(2010)、肖奚强等(2009)、黄自然等(2012)所得外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各年级习得“把”字句的总体偏误率分别为12.52%、25.94%、27.67%。比较可以发现，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的总体偏误率明显高于其他外国学生各年级的总体偏误率。也就是说，学生汉语水平的高低与“把”字句习得效果总体上基本成正比。

(二) 动态调查语料与自然语料的考察结果对比

为了印证第(一)节的研究结果，验证我们根据自然语料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一定的信度。我们在二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前

对皇太后大学汉学院各专业自然语料的所属者随机抽取了共105名学生进行了动态调查。动态调查的方式是让学生在课堂上限时10分钟当场用“把”造“把”字句，句数不定。从动态调查语料中，我们共获得674例含有“把”字的动态语料，除去4条无效语料(如：“把”怎么用呢)，共获得动态语料670例，其中正确用例544例，偏误用例126例。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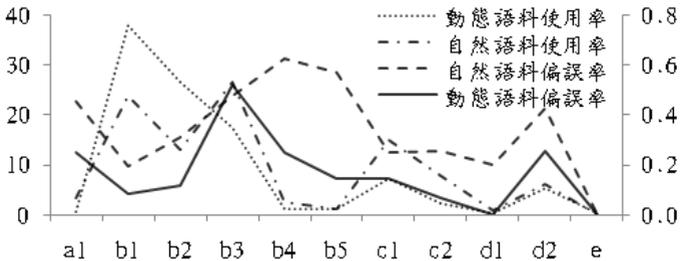


图2.动态调查语料与自然语料之“把”字句各句式的使用率与偏误率

之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两种语料中“把”字句各句式的使用频率除了b1、b2、b3、c1、c2,差异明显外，其他句式的使用频率都基本一致。而从整个分布趋势来看，两种语料只有b3的使用频率情况不一致。从结构类型的来看，动态调查语料中“把”字句各结构类型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动补式(84.2%)>动宾式(9.4%)>动体式(5.5%)>状动式(0.6%)>致使式(0.3%)。结合图1，总体来看，两种语料中“把”字句各句式与各结构类型的使用频率情况的分布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另外，从“把”字句各句式的偏误率分布趋势来看，除了b4、c2的外，两种语料中其他各句式偏误率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而从总体偏误率来看，动态语料中“把”字句的偏误率(18.8%)明显低于自然语料“把”字句之偏误率(33.3%)。这一结果与动态调查语料中句式、句义及句子成分的选词之单一性现象明显高于自然语料以及动态调查时学生汉语水

平较收集自然语料时的有所提高密切相关。最后从偏误类型来看, 动态调查语料的偏误用例同样出现了遗漏(66例)、冗余(10例)、混淆(44)和错序(7例)四类偏误。四种偏误类型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 遗漏(51.9%)>混淆(34.6%)>冗余(7.9%)>错序(5.5%), 这与自然语料所得的偏误情况分布趋势之结果一致。

可见, 动态调查语料与自然语料无论在使用频率还是偏误情况方面所得结论总体上的分布趋势都基本一致, 彼此印证。这说明我们根据自然语料所得的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使用情况具有较高的信度。

三、习得顺序情况与分析

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某一语法项目的习得顺序, 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法点的难易等级, 从而指导与提高教学与习得之效率。肖奚强、黄自然(2008)指出, 用计算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得出的习得顺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使用频率的,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能很好地反映句式正确率的高低, 只能作为推导习得顺序的依据之一。因此下面我们将结合准确率标准法(accuracy criterion)、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来探讨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汉语“把”字句的习得顺序。

张燕吟(2003)指出, 在习得研究中, 准确率标准是最常用的习得标准之一。如果语料中某种语法项目出现的准确率达到预设的标准, 此种语言现象则被认为习得成功。反之, 则尚未被习得。准确率高的语法项目被认为是先习得, 准确率低的为后习得。可见句式的准确率也是影响句式习得先后顺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表1, 我们可以知道各句式的准确率。按照准确率标准得出的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各句式的习得顺序为: b1(81%)>d1(80%)>c1(75%)=c2(75%)>b2(69%)>d2(58%)>a1(55%)>b3(53%)>b5(43%)>b4(38%)。Brown(1973)和施家炜(1998)分别以90%、80%的准确率作为预设习得成功的标准。若以此为标准, 泰国学生在习得“把”字句时, 只有b1、d1 刚刚达到了习得成功的标准, 其他句式都未习得成功(包括未出现的a2 和e句式)。

施家炜(1998)指出,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是为解决语料分布

不均, 且有些句式样本容量小, 无法进行等量随机抽样的问题, 从而使数据具有可比性。该算法可建立在如下假设上: 在语料库出现的语料中, 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频次或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越高, 就越容易, 越早习得。计算方法是: 各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各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频次/ 所有句式结构出现频次之和。冯丽萍、孙红娟(2010)认为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的优势首先在于不再以目的语规范作为参照标准, 而是将语法结构的使用置于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加以考虑, 其次通过频率变化的描写可以揭示语法结构被逐渐习得的过程。可见,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作为一种推断习得顺序的方法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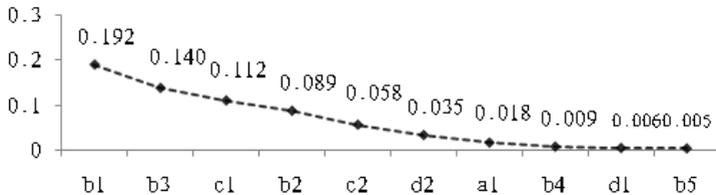


图3.自然语料中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各句式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从图3可知,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得出的习得顺序为: $b1 > b3 > c1 > b2 > c2 > d2 > a1 > b4 > d1 > b5$ 。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各句式进一步体现为三个区间的习得等级。我们以相对频率0.08和0.02为界线划分出三个区间(见表3):

表3.自然语料中“把”字句各句式习得区间划分表

| 习得区间 | 句式 | 句式与折线走势的变化情况 |
|---------------|----------------|--------------------------------|
| (I)0.08以上 | b1 b3 c1 b2 | 前三种句式始终处于此区间, 后一种句式开始升入第(II)区间 |
| (II)0.02-0.08 | c2 d2 | 此两种句式始终处于此区间 |
| (III)0.02以下 | a1 b4 d1 b5 | 前一种句式几乎接近第 II 区间, 其他句式始终处于此区间 |

结合各句式的准确率并依照Brown(1973) 90% 和施家炜(1998) 80%的习得成功的标准来看,结果显示,区间(I)的b1、b3、c1、b2 句式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都相对较高而且稳定,表现为完成(b1)或半完成态(b3、c1、b2)的习得状态;区间(II)的c2、d2 句式的折线走势比较稳定,基本呈上升趋势,表现出正在经历态的习得过程;而区间(III)的a1、b4、d1、b5 句式的相对频率普遍很低,而且基本呈下降趋势,基本处于未被激活的初始态的习得状态。而出现上述分布态势并非偶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泰国学生对“把”字句的习得可以进一步表现为不同的习得等级。处在同一区间内的句式难易度相差不大,而处于不同区间内的句式难易度差距却很大,学生不可能在同一阶段习得。我们还可以发现,区间(III)的各结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呈现出同水平的普遍较低趋势,这是“僵化(fossilization)”现象的体现,是习得难点。另外,在泰国学生自然语料中未出现a2和e句式。陆庆和(2003)指出,a2和d1两类句式在本族人使用的频率不高,在具体的使用中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较难习得。刘颂浩(2003)指出,表致使义的句式与“把”字句的核心意义不一致,因此习得难度较高。可见,a2和e句式也应归入第(III)区间,也是习得难点。

综合按照准确率标准法和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得出的习得顺序,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得出的习得顺序的差异比较明显。从整个排序走势来看,两者出现排序差异是b3和c1、b2和c2、b4和d1。从准确率来看,c1、c2、d1的习得顺序明显发生了前移。虽然c1的准确率高于b3,然而我们进一步考察语料发现,用于97例c1中的动词“给、告诉”分别占45、40例。这告诉我们泰国学生用在c1句式中的动词是十分有限的,也因此使得其准确率就相对地提高了。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学生c1句式掌握得较好。同样,用于51例c2中的动词结构“当作、当成”分别占22、7例,也存在c1一样的情况。d1准确率很高,高达80%,但其使用频率极低,低使用率间接提高了其准确率水平。另外,据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5例d1句式出现了“把它擦擦、把照片看了看、把

房间打扫打扫”两种“把”字句动词的重叠形式，没有出现“V一V”形式，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学生d1句式掌握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在统计分析自然语料时注意到，泰国学生在使用“把”字句各句式时都存在着使用词语(包括句子主语、谓语、宾语及补语等所用词语)上的单一性问题，使用词语极其有限。学生对多数“把”字句句式的使用都停留在机械模仿阶段。因此，我们认为，c1、c2、d1这三类句式的习得顺序应相对靠后。

综合以上两种习得顺序研究方法的研究结果，同时结合动态调查语料中“把”字句各句式的准确率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以及各句式的使用情况的考察结果，可得知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表现为以下的习得顺序：

最容易习得的句式：b1、b3、c1、b2

较容易习得的句式：c2、d2

难习得或未习得的句式：a1、b4、d1、b5、a2、e

在“把”字句的习得顺序研究方面，李英、邓小宁(2005)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并结合了30万字初、中、高级阶段的留学生语料中“把”字句的使用情况的考察探讨了留学生“把”字句语法项目的选取与排序问题。肖奚强等(2009)根据90万字初、中、高级阶段的外国留学生的中介语语料，运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和蕴涵量表法(implicational scaling)，并结合对“把”字句纵向发展情况的考察和与汉语母语者使用情况的考察，得出了“把”字句的偏误情况与习得顺序。程乐乐(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初级阶段日本汉语留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黄自然等(2012)通过调查60万字的一、二、三年级韩国学生中介语语料，探讨了韩国学生“把”字句的偏误情况与习得顺序问题。具体比较如表4所示：

表4.各研究“把”字句各句式习得顺序与教学分级对比表

| | 较早或最容易 习得 | 中期或较容易 习得 | 较晚、难或 未习得 |
|----------------|---------------------------------|-----------------------------|---------------------|
| 李英等 (2005) | b1、d2、d1、 b5、c1、b2、 b3、c2 | b4、a1、a2、“S+ 把+N+给+V+其他” | e |
| 程乐乐 (2006) | d2、b1、b5 | b2、b3、c1 | c2、d1 |
| 肖奚强等 (2009) | b1、b2、b3、c1 | c2、b4、b5、a1、 d2 | d1、a2、e |
| 黄自然等 (2012) | b1、b2、b3 | c1、c2、b5、d2 | a1、b4、a2、 d1、e |
| 本研究 | b1、b3、c1、b2 | c2、d2 | a1、b4、d1 b5、a2、e |

从表4来看，虽然各研究的语料来源与被研究的学习者的水平不同，但我们还是发现，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肖奚强等(2009)、黄自然等(2012)针对初、中、高级阶段的外国留学生、韩国学生习得顺序与教学分级的研究结果都非常接近。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共同点表现为：外国学生在习得“把”字句时，较早或最容易习得的句式是b1、b2、b3；中期或较容易习得的是c2、d2；较晚、难或未习得的是a2、d1、e。实际上，与李英、邓小宁(2005)的研究结果也是比较接近的。但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程乐乐(2006)针对初级阶段日本留学生习得顺序的结果差异性明显大于相似性。通过上表的比较，这说明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与外国学生既具有共性又有自己的习得特点。

四、结语及建议

综上所述，从初级阶段泰国学生的自然语料的分析结果得知：在“把”字句各句式的使用情况方面，“把”字句各结构类型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动补式>动宾式>动体式>状动式。其

中动补式“把”字句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动宾式“把”字句，学生很少使用状动式和动体式“把”字句，没有出现致使式“把”字句。从下位句式来看，“把”字句的各句式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b3 > b1 > c1 > b2 > c2 > d2 > a1 > b4 > b5 > d1$ 。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时在选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单一性问题。整体来看，泰国学生使用“把”字句时确实存在着回避倾向，但并不十分明显。在偏误类型及分布情况方面，初级阶段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各句式主要存在四种偏误类型，各偏误类型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遗漏>混淆>冗余>错序。泰国学生习得“把”字句的总体偏误率明显高于其他外国学生各年级的总体偏误率。在习得顺序与习得特点方面，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的习得顺序表现为：最容易习得的句式为b1、b3、c1、b2；较容易习得的句式为c2、d2；难习得或未习得的句式为a1、b4、d1、b5、a2、e。在针对泰国学生“把”字句的教学分级时，我们应该参照这一习得顺序，将使用频率高且最容易习得的b1、c1、b2、b3句式安排在初级第一阶段教学；c2、d2可安排在初级第二阶段教学；a1、b4、d1、b5句式使用频率低且较难习得，应该按照在中级阶段教学；a2、e句式没在自然语料中出现，属于难点中的难点，应安排在高级阶段介绍与教学。

参考文献

- 程乐乐。(2006)。日本留学生“把”字句习得情况考察与探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41-46。
- 崔希亮。(1995)。“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3，12-21。
- 邓守信。(2009)。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台北：文鹤出版社。
- 冯丽萍、孙红娟。(2010)。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研究方法述评。
 语言教学与研究，1，9-16。
- 黄月圆、杨素英。(200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把”字句习得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1，49-59。

- 黄自然、肖奚强。(2012)。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韩国学生“把”字句习得研究。*汉语学习*，1，71-79。
- 李大忠。(1996)。《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李英、邓小宁。(2005)。“把”字句语法项目的选取与排序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3，50-58。
- 林载浩。(2001)。韩国学生习得“把”字句情况的考察及偏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 刘颂浩。(2003)。论“把”字句运用中的回避现象及“把”字句中的难点。*语言教学与研究*，2，64-71。
- 陆庆和。(2003)。关于“把”字句教学系统性的几点思考。*大学华文学院学报*，1，8-18。
- 吕必松。(1992)。《华语教学讲习》。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施家炜。(1998)。外国留学生22类现代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研究。*世界汉语教学*，4，77-98。
- 宋玉柱。(1992)。《现代汉语语法基本知识》。北京：语文出版社。
- 隋长虹。(2003)。“给我”动词短语句的多角度考察。*师范学院学*，25(4)，71-73。
- 魏红。(2006)。初级阶段泰国学生“把”字句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师范大学学*，4(2)，54-58。
- 许秀珠。(2007)。现代汉语“把”字句与泰语相应句式的对比分析——兼谈泰籍学生的华语教学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 张宝林。(2010)。回避与泛化——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把”字句习得考察。*世界汉语教学*，24(2)，263-278。
- 张燕吟。(2003)。准确率标准与出现率标准略谈。*世界汉语教学*，3，52-60。
- Brown,R. (1973) . *A First Language: The Early Stag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